



沙尘暴

[大仙]

北京的春天，沙尘暴扑面而来。我站在三元桥南侧的过街天桥旁，以沙洗面，好在我皮糙肉厚，前脸沧桑，后脑苍茫。有数据称平均一个首都人民，就要背负三公斤沙尘，由于我脸比较长，就比别人多承担一公斤。在公交特8静安庄的站牌下，我大喊：“让沙尘暴来得更猛烈些吧！”边上同事说我脑袋进沙了，进沙就进沙吧，没沙就没沙尘暴了！我站在沙尘暴中，恨不能忽悠地裂天崩。望苍天，风沙汹涌，烟在手，问谁来续我火种？人世间百媚千红，我顶烦你那一种！

特8双层巴士沿着首都的街道缓缓而行，高大的车体与沙尘暴融为一体。街道两旁，年轻女子的脸隐于纱巾之中，阵阵黄沙，拍击着细软之物，而仙肌安然无恙。我才知道，什么叫巾帼英雄？巾帼英雄就是在沙尘暴中，罩着纱巾傲然而行。特8驶抵公主坟，过街天桥上，我放眼四望，一阵苍凉。在这座过街天桥上，我曾和一位白衣女子在沙尘暴中分道扬镳，然后，在悲情黄沙中，我为她写下——

你的手一挥，说要跟我吹，爱情被一刀剁碎，伤心连着两肋。你讲得不对，见大款就追，但是这一次心灰，以后爱谁是谁。我以为我的稿费，可以满足你的消费，风一吹，我才知道自己早没地位。

他是个擦皮鞋的男孩子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他。

那天中午，我出去吃饭，又见到了他，他照例坐在人行道旁，埋着头，正在替人擦皮鞋。在初春的阳光下，他显得单薄而瘦小。

我在他身边停下来，他抬头见是我，立刻笑了。“你怎么会来呢？”他问。“哦，我去肯德基吃饭，路过这里……”我不假思索地说。他点点头，手脚麻利地收拾好他的小摊子，然后拍拍身上的灰尘，说：“走吧，我们一起——肯德基。”

我很难堪，然而他向前走时的快乐阻止了我想拦住他的冲动。“肯德基”就在不远的地方，只走几步就到了。他推门进去，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——那明显发育不良的瘦小躯干，裹在破旧且沾满了油污的衣服里；一头乱发盖在他同样沾满了油污的额上；他穿着一双落满了灰尘早已走样的破皮鞋，就这样站在明亮干净的餐厅里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。然而他却笑着，仿佛无视这些目光的存在。他踌躇了一会儿，转头问我：“怎么点呢？我从没来过这儿。”

我醒悟过来，越过他走向柜台，却被他拦住了。“我请你，真的，我请得起。”他挺了挺他并不

强壮的胸膛，脸上露出一种庄重的神情，然后走向柜台。他研究了那张价目表，向那个吃惊但仍微笑的小姐说：“请给我两份套餐。”他彬彬有礼，如同一个绅士。

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他从怀里掏出钱，那些皱皱的小票，被他细心地整理过，整整齐齐的，他一张一张地数着，在众多诧异的目光里，郑重地把钱放在柜台上。

我知道他擦皮鞋的价钱，知道他平常的午餐是两个包子加一杯清水，也知道他在那家小旅馆里住一夜是两元钱……

我敢说那天中午我们是整个餐厅里最引人注目的。一个时髦女孩与一个擦皮

鞋的男孩坐在一起啃着鸡块，也许我自己见到也会吃惊。然而他的安详感染了我，在各种目光和窃窃私语里，我终于也安详起来。

在快吃完的时候，他忽然说：“以后，别跟人说你有一个擦皮鞋的朋友。”我吃了一惊，问他为什么。他低着头，拨弄着色拉，良久才说：“人家会笑话你的。”我的泪一下子涌上来了。而他，慢慢地抬起头，看着窗外。泪眼朦胧中，我看他的眼角那一抹宁静的笑。

擦皮鞋的朋友

[于水萍]

